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　參閱

崔文敏公洹詞

議　崔銑

鄴兵議

議曰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騎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師及比塞。留者守城禽盜。彼皆生

長行伍。習戈矢。猶未邦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
黠者。歲操日練。猶不能執弓挾矢。閭郡精兵不足百
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襄畝禦防。去之則涸。非有
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
差。彼豢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莫之便
然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焰灼城樓。衛兵
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
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卒與民對置者也。無
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敷禮

明刑。介胄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褫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逼賊起家。漸罪勉備畀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警。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刼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爲遊民爲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使乎。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

僻地可爲樂矣。雖旬無他虞，乃散馬弛弓。刀槊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戍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梃可盡殲矣。而民兵爲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溢爲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噫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貲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彰

（官吏養賊自肥，自古一律，良可嘆也）

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臨渤海是故漳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蛾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無衛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

政議十篇 內刪訂學通議二篇

崔子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況沿而下趨至今日乎然性之善感乎心未或異也顧

係乎王者。于三農之暇，作政議十篇，制遵今，道循古，合之人心，不激不隨，期之可久。

均田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宦多賂，富室多財，顧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仕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家穀，貧者宵粟者也。富則曳絲被綺，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衆口稍喧，尤為二豪扇搖，欲

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壹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廚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術廢制度夷等威視而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主其辨肥瘠高田宜淤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乃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虐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相自磁至湯幾越百

里、有大川四汾漳洹湯、秋潦之溢、壞禾萬畝、樹側竈陘、悉變沮洳、古所開十二渠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夫斂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溉、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罷舉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死徙不出同井、聯之

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掌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本六藝以翼之是故亡饑寒空其身亡奇衺岐其心處服孝弟出效忠順逆乎德喪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諉力是先士則投好宅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衡動七國弁髦其王菹醢其民四豪養客乃至甘爲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早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　國家造士純用經術然士誦之求仕鮮以禔身[illegible]洽亞老保其行試而升

之學，再保其行，試而攷之省，此里選之遺，禁久已棄之，況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閭巷細人之見，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瑕黜，是以止憑科舉，日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先朝已有此禁）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遭負也，何也，非有叅驗之詳而覲察之可賴也，自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宗舉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

其輕狡者雖才不取，攷按黜升，責之太守，督學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懲獎，士得第銓司，精選其才，斯畀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愼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重輔

周禮冢宰貳王而治天下，春秋列國之典，亦相一卿

夫求才必於世。取善必於衆。挈綱必於一。一則和洽而亡戾争和乃太平之階也。戾則荒亂之媒也。我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由神造。羣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王莅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 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

仁宗建内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候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今之輔臣之示。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無相名而有相實權之所在固不以名也於前。當用慎於今。蓄望於素。堅操於詘。求能於試。顯

拔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

皇復辟。親擢三賢。正德中逆瑾竊政。因戍元老。奴僕

薛瑄岳正李賢也

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於褫秩。爾近

格此位者安可以備諸托月處於尚禮

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柳

光豈非溺位耶

躬鄉堦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已讓善。如唐

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

斷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鄙於人主。賤於六曹。

隳國綱。靡士風。昔文帝固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錢

若水感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

臣之自重。胡患於不治邪。

簡侍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宰畫丞弼是也。左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畏之。侍從君親之。畏者匡德於顯明。親者翼善於燕閒。今翰林諸臣講經帝幄。懋學儲貳。侍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祖宗故典。令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顏色。宜入警欬。余聞王端毅公曰。此多新進年少。非有輕才憸德。啓君多事。亂君用舍者。不若止行章奏

下諸外廷，則邪正辯白，易於掄彌，此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於內，宦妾巧黠，蠱心移志者何限，夫有玉者瓏旃，有刀者錯旃，不養才而恨亡良，未成器而歎不利，求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者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顧教之文詞聲律之靡，啓其枝試高下之爭，厥名伊美，考效蔑然，宜擇廷臣知道立德者爲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耆宿，與之講服聖人存心行己之道，乃切劘治體，參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弊，候成而官之，詩曰有憑有翼有

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承辟之功而免於端毅之譏矣

省官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兩諫拂其愆違責郡縣以六事按察究其汚濊自大夫以下必三考乃進一階是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自宣德至今額外添設冗嗇累百不督之勤工乃爲之分責不亦謬乎況乎下多稾進之才人懷速化之望添官則缺廣廣缺則易轉倖門聿啓居卜固志事至限守而逃難

事成爭知而讓過夫一人而牧十年則戢一年而明二牧則騖夫子譏官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此今所以士節不厲獄要不結役煩而民態也故集其文案則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鼓翅姑言外服賦稅學較捕寇治訟尭伍百工之技郡縣所理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使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今六部日行按有司細故省臬之職別勤惰覈廉貪予能賀糞純而已務詞及政內決獄日小獄案故爲政貴乎知體也事連兩郡而不偏下害出大豪而難摧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銜彼高坐司署止以行移相羈縻屬吏不奉談小民不

知名。正德癸酉予奉使大梁過汲郡。兩監司嘖有煩
言。治兵者厚其卒。僉用富戶。盡蠲泛役。曰胡有責人
於死而恡其輕者乎。治民者曰卒止捕賊非戰也。率
優其富者。貧何以勝役哉。余謂之曰。鋕請以醫喻。有
人外瘍而中瘵疾。醫曰用溫補虛藥之而瘍熾。瘍醫
曰用涼殺毒藥之而瘵劇。不若使其人自酌其虛實
緩急而調攝之。監司皆服。推之他可知已。是故遵
皇祖之制。革內外員之贅。事核其真斯信之。工核其
緻斯器之。才核其蘊斯舉之。譽核其直斯衆之。毀核

其迹斯下之。毋賞私勞。毋尙虛名。毋宥纖惡。毋承巨勢。功行表卓。卽陟大位。如西漢故事。是故一枝魏於上。萬眞積於下矣。

師田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強。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畧。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大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

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居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醵出一人分為兩班閭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鬬之徒令之顧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平居譏察逋亥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為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毋鄉嚴

則縣靖毋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年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余守期謂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劝能驅民從之 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劝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今中州討賊者甚苦邊兵之橫然敗衂多邊人又少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與正德嘉靖異也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

變

本末

治有三要、曰重農、曰抑商、曰道儉、夫農苦以獲粟、商坐而取贏、農業布野、商藏財貨、故一切之徵、農靡孑遺、商若罔知、非挈商積以敵農産、而均之、天下趨商矣。民既厭農、工。必鹵莽食則不足。即有連數郡之荒忽然數千百甲兵之餽。于朝取辦、唐德宗父子寄命韓滉之貢、是時有珠山銀海、奚濟乎、夫貴難得之貨、求遐方之珍、群飲之生博、麗媚之濫志、斯商重而多

故矣夫家衍一口日供三飯比歲當千軍一餐之貴向令一人共之無不駭而走也今官多濫征既有馬丁而又應驛既輸官稅而又領戶既充隸而又薪鍛既取戶金而又醵甲錢司空徵料有司興造權貨抽分曷可殫記豪右之擅官守之漁不與是夫官貴民富爭侈競巧轉移風尚澆淳散樸論者往往病之恤令禁旨徙賁璧爾昔齊侯惡紫而國人不復服其價乃大減宋仁宗抑珠價亦然於乎苟非上下以忠信惻怛之心勝之誠文巳哉誠文巳哉

修禮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可信者典謨鴻範無逸立政詩數十篇而已然多舉槩究本制度詳於三禮儀禮精義而繁文周禮大規而猥事戴記博識而鮮效或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成而未用固哉斯言聖人履即道發即憲豈如後人揣摩緝綴乎若曰未行則刑措鳴鳥何由致之蓋周末妨列國之僭者禮也故皆去其籍孟子已不聞其詳鄉曲之儒蒐獵故典采合舊聞爲書精粗眞偽兼而存

之今宏綱切領似周之官餘鄉胥冗瑣必東遷列國之異政也如今之例豈背

皇祖之創乎禮者人心之理也協之以同然百世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緦之假冠婚任俗飲射故事民無定止而漁士異學而莫正令人道流秉禮司領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制而廢夫國無禮猶水無防人無禮猶室無基衡嚙圯毀有極哉宜詔徵四方明道與學者萃於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詠孔氏之遺言皆比以今之法寧

要毋繁，毋徑毋易。裁成明典，行天下，垂後代。俗同德一。邦其永延于休矣。

公移

看朱巷的確回奏　查勘朱巷

十一月初十日，准本部咨，准禮部咨，該副都御史王疇奏，句容縣有龍爪樹朱家巷，係　聖祖所自出之地，久未顯揚，今宜照近日表章堯母墓詔書修理臣下墳事例，建圍牆，置守護之戶一節，合行南京禮部堂上官會同彼處撫按提學御史看驗，欽依着訪

求的確奏來、職隨於本月十一日離任至句容縣會同各官親詣其地、先自本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為龍爪、今枯朽八年、穴西田一段、各衆稱卽朱巷故址、丈量丈尺、得地五畝、西距京八十里、見今民楊春為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木一科、木下一穽、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丈量丈尺、得地三畝、遍生荊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畫神像、弁

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鑪上刻朱慶柱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職等反覆看驗前地總是一片荒坡地勢欹斜各衆雖稱某爲巷某爲墳略無遺跡可認雖稱故老流傳別無碑籍可徵仰惟 皇上大孝冠百王至仁普四海古帝之母異代之臣坏土可辯特頒 恤典若句容此地果如原奏是乃 聖祖千百年積慶之原 皇朝億萬載興王之基禮意深長事

閣鈔欽重傳者守正之論

體重大職等旬日之內竭力訪求止於前所開載未見的確豈敢信擬扶同自陷於欺罔不忠也哉

書

上西涯相國書　政事

竊聞忠君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越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也？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輒徘徊門墻，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汚，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

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悅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再有購聚何兵以討邊或

寇人、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遏、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 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蒲 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遐貴愈堅、相幾附會、爲國蓍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璀虐、擭獎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饜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纔聞

請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矣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乎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傚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間對創難而獲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謨　祖宗之典誠于中而徵于容因其明而通其曲　上英武冠世深信

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惟慍。臣兢事與共政矣。晉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譬也。見必以办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賡謀而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國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矣濟也。竊意執事

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僞泪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僞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慫慂盡其謀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爲力者充食冗者耗貲吝者窮賈誼曰一人

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許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入歲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旣唐併廢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强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臠而缺、燥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

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由是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符董關于爲趙守。過深淵壁峭若牆。下

瞰百俠，問曰：嬰疑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朔于曰：使吾法猶憫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京（長沙公向荒大以收物望故數之月數然是特使伴蕭翰法肴所錄行耳）一阿大夫，則謗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勳。無別而緩，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于目台嚴，不勝隕越之至，謹伏斧待罪。

記

湯陰縣修城記

正德六年春薊盜起屠城殺長吏殘民如草秋八月彰德府通判鄭公如皐奉臺檄修湯陰縣城而大之夫什立里甲什立長使第稽勸號以四鉦鳴則咸掖以度不鳴則築越十有八日而成其圍八百四十九丈其高二丈有五尺其基闊三丈自基以上歛之其短墻一千二百四十堵其濠闊深均二丈也南北月城二城樓六鋪二十四所又修弓矢砲置快手使習之十月初賊劉七果以賊衆來攻城賊火且射越二

臨賊築城成功甚速亦才吏也

曰弗克攻去七年二月賊又來攻城又弗克南去攻胙城屠民半死焉賊黨楊虎渡河趙鐩劉三遂連破西平生蔡十餘城太史氏曰於乎自賊之起也郡縣唯視城爲存亡堅者全微者屠無者殲嗟乎民之患慘矣

張御史治路記　治路

修平道路以利行旅亦政之大者

河東人曰河東鹽行四方公私咸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者亦艱行自槽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

凡六十里，有土坡高二十丈，溝深則半之，兩崖對立而中隘。正德八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稷山工百三十人，芮城安邑夫六百人，鑿石槽深一丈有奇，濶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之，已又取平陸夫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隘刊峻，既月，張店茅津又平，傭者獲其直，負者餘其力，馬行可行，車可並兩馳，旅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使宣平陸申知縣綸，又詢于衆，謀恊而衆，民故安，均力明禁，毋敢買逸，民故偕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

士臨守仲修

惠民閘記 建閘

嘉靖戊子冬太原高侯汝行守廣平是時北域旱且蝗再歲矣明年己丑春大饑高侯祈雩夏又雩不雨乃召父老謀曰今郡有滏水東流越直沽入于海郡北故有隄以防溢災夫水決則害引則利聚斯溢疏斯平是在長吏今若閘閘村之隄可溉溝胡賈至陳義之汚可達壍城東南之濠可潴則變災為利何如父老咸叩頭曰幸甚其僚同知張鉞通判張廷用張

珩推官翟鏡承且志趍五月庚午遂下令先溝事民大和聚五日成闢隄下荒田二千畝高庚又令曰此得水皆爲腴田寻役若一日寻一畝民家有三百願（此○法○甚○妙○○○○○）赴工一月闢成時啓遞達以灌遂青十畝爲坵九十畝爲井井設一長號以字表界以圖識從業役者是後廣平熙熙得熟歲焉巡撫桐溪錢公巡按段子可其請廣民孚其施大夫士旅者偉其爲夫天生五材以裕民用水之利爲元禹政日六府演范日五行府言其鍾行言其切府則修之溝渠行則作之具咏論

者昧於人而荒諸天，牽附迂誕，胡誖其謬，累君肅吏，棄而不志。是故知斂財而無地，欲養民而無資，彌施化而無本。邪民生，異端倡，游談售，貪德安，於戲高子之政大矣哉。關成之嗣夏我同年甲子廷言遣其仲子翼問記後渠

霸州修城記　修城

初賊迴畿內，霸州守臣取其毋妻繫于獄，賊悉賊衆攻霸州，知州王汝翼以死守，賊竟不克去。州城舊獨北面以磚爲之，正德癸酉甲戌大水，獨舊磚城存，知

州吉其僚與民曰古之作事惟其久安觀其城之圯
與存可知已吾欲如北城者爲之何如衆曰然乃準
北城役會三城磚二百萬方灰百萬觔閣帑金不給
用乃陶磚于隍市灰于山令民有粟與薪者治陶有
車者致灰皆給以直事具白于王都御史俾楊府尹
廉董御史建中蔣副使曙咸可之既知州遷河間府
知府御史楙霸州同知李曰雍領之御史曰往見道
上多冗樹伐之給陶者可裕民也御史曰知州創謀
丑村宜使終之檄下河間令來督工御史曰毋敝丁

歎而匱于財毋怠于名而監于工乙亥春三月己未役併來乃肇事夏後四月丙戌城成知州高鵬至歎曰董公之規王守之勞不可忘已遂刻石城西霸臺上崔子曰鐃閭往者賊之南也裕州故名饒方知州閭賊至奔賊入焚城同知御采処之唐縣南陽之狹邑也乎尹陳錦以唐令恊民守之賊環攻三旬竟不克是故城者政之所具而非所以恃也勝負之幾豈不以謀信哉

沁州水田記　水田

歲丙申御史趙子張子過于沁張子道其郡之政曰源泉沸流莫或濬之亢圻溢瀆日不暇之趙子曰俞是誠在我廼相其水趍廼物之土宜下知州王良輔肇事道漳泉自栁山南至于張僊祠瀟斷之橫木乘溝空其中引水又南至于交口灌田四千畝道甲水自渓亭東南至石陀遂鑿石渠至甲里灌田三千六百畝道清源自亦山灌田三千畝蓋達于宮鄉圜水環流徑沁止播菽穀新田皆種秔畝收二鍾有奇釜時蔬畜魚鳥自餐清酤樂歲介胡考之休凶歲亦獲

可引生。惟古帝下邦國。察其闢地之等。用賞削。諸臣。

已覩。遣於廟詢之日如新。胥何。受厥明。今　帝恭已。

以御史巡郡縣。廼摘苛細繁文書。厲威嚴。無言及民

事。懿厥赴子。知務善聽言立沁丕富其。夫承且志遂。

不引工擾民。則知州有勸。

直隸驛傳事宜序

直隸驛傳

夫政敝于襲舊乎。民罷于偏役乎。官瘵于俾作乎。涂

承于能繼乎。夫法也者。敝政而裕民。起廢而興利。當

怨其作者之智且勇乎。善宜于民而不必已。其繼者

之仁乎。畿內今之衙衛也。故驛之罷民莫棘焉。定戶

近者裁驛以來浮費雖

給馬而富流于竇。罷役入銀而利漁于官。過者涌沸

省而中使縱出需索一切倍於疇昔且驛卒散

則傾他馬而費不貲。中使索打乾。厮役得乘傳而歛

而乃流故知事無全利也

如剝櫳人以餮而獲上賈。輕幣而苟具衾帷而法格

驛官之貪不與焉。嘉靖改元來軒先生周公公巡

撫畿內。聆年作驛傳法。謀于侍郎彭君朝極驗于知

府王騰數人。定而後請。報可而後行。其法括銀準于

賦市馬。責于官。取餘廚之費。罷乘勢之傳。衾幕造于

專司。餼費以裕驛使。杜私請。損冗濫。令下民翕然稱

便焉往歲予以吏事被　召非上遇公于眞定公告以所欲爲予善而促成之夫更常之事非泥者之思也與民之政非官之利也是恣也驛官無所取賂權人弗得恣求矣豈無病其觭已而議之者與夫計永利者緩急數負遠畧者遏浮言公以績懋入佐司臺或者有司係於他務錢不時徵使忽沓至彼必貸錢以辦負息日深則得以爲口實余故曰法永於斷者之仁也

治河總考序

訥庵吳公靜之巡撫河南之踰年貞度飭務體宏理密謂河之災豫修塞勞偵足當一邊之擾既擇才而任陶夏鎮之泖道趙皮之豬又命前御史劉隅氏輯河書開封楨守鏵刻板畢登良策可稽而汰焉嗟乎聖神如禹雖曰十有三載乃績然不能絕後害自漢以來知議之能行之勇力之腐舌刮齒焦心銷骨多者十數年少者三年輒決夷厓寢郝飄蕩生天子親沉璧馬臨水太息　國家都燕輓江南之粟上下賴寄命焉既賴河以利舟楫亦恐其遂嚙漕渠衆至

稍後舉國困憊。一邑一郡之災。不暇恤矣。夫濬故道。分橫流而後安。舍是無策矣。然沙積地高。道然後塞升沙並岸。水至後然。萬人之功。付於烏有。不若隨勢相宜。別就卑下之利而道之。毋與水爭。毋犯水怒。毋惜渠田。毋吝多口。所占田廬量給之費而蠲其租。民亦樂從。況並河之田有填淤之饒。可相易乎。夫物敝有因。水決以漸。此塞彼行。非由齊發。蟻穴可以毀防。線隙可以崩郛。故貴乎先事而備。一歲不溢。遂幸無為。玩日愒月。坐待其不支。況乎遷代之速。不盡其才

所習隸之業

河決之後其田甚美

官設之分不專其任卷埽河堤姑且苟完買逸騰價非利公家乎今夫農之作垣也其基厚其上塗題舂孔良築削孔力雖遭秋霖之潦無傷豪末官府作墉或破百金不月而摧何哉農自爲而官爲人也

碑

宣府倉露臺碑　宣府余露臺

古人有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猶禽鳥也飫其食則思颺是故不可無防也予觀　皇朝之爲防也其險入於朔漠其延袤盡乎西北故非廣卒不能

周其守非富粟不能固其勢宜有三倉焉曰宜德曰宜義曰宜政凡粟之未升庾也累于庭下沙礫之所混風雨之所毀輸人久病之正德丙子夏戶部郎中大梁李志學謀于僉都御史王純命通判孫某各於庭下作露臺石圍其外磚布其中高累以尺度延以丈使暴粟無他害也夫民之輸邊粟也其費加于內地者倍蓰僅于攬戶而抑于官者其費又倍矣予聞昔之郎中有三原秦偉者力能禦強才足裕民民之赴邊者如于其家焉李君濟之以寬持之以靖是

故險不可恃貴在人和。富不可居貴在政平。然則宣府其將寧矣。

雜著

喩刑

劉將軍拜錦衣指揮鎮撫司理刑崔子告之曰凡衛必有鎮撫司。理其衛之刑而已。錦衣鎮撫司。上所親信。故凡廷臣將有亟譴者民之妖言者盜者皆命治獄不任法而任從時此弊政也治之獄其雖法司大臣無敢出入故朝之大獄鎮撫後世復然以東廠夾然其罪刑丁戶二人皆合否錮也治之。朝之常獄。法司治之。夫人主之勢遠也。刑法之

威焰也。霆之所擊，無堅不枯；焰之所爇，靡濡不焦。夫臣之有諍也而濫，則可罪矣；守典也而泥，則可罪矣；民之喜訛言而窘於生也而犯而攖而有敵，則可罪矣。苟急於獄之成，而鬪於其自嚴；於恣之遂，而畧於其情；勇於令之從，而弱於其平，則獄之當也或寡矣。夫治大爇者必以黃，治大寒者必以附，故言去害之功者莫加焉。然非以甘脆參朮繼而調之，則元氣縮；若投黃於寒，投附於熱，則人之危也必至。是故大獄者國之所忌也。昔漢楚藩之獄，袁安能寬之，安之子

係顯匹其國是故推其仁以體其情緩於成以待其察善於辭以掩其缺委其事以解其忿四者平獄全忠之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馮瑞儀羽公參閱

夏東州文集

疏　夏良勝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用兵便宜

奏為定策剪寇以靖地方事。臣聞京師　朝廷之心腹也。省會為肘腋也。運道為咽嗌也。聯屬一身。不容

一息之有恙也今天下諸路襄光鞏碩攻城畧地形諸奏牘而輦轂密邇之地尤爲熾烈擁繼斷流國儲多損是猶腹心肘腋奇疾交攻而嗌不容粒縱和緩名流亦或斂囊而未敢一匕以取效也今廟堂之上囘顧郤慮上翊神謨而遣將調兵日夜煩擾但重臣迭出非可形破斧之詠而遝軍久役或能效空壁之疑居重馭輕之勢縱未側掎而顧彼失此之患亦難逆覩襄夷翊亟奏功籌畫必須預定爲此條陳一十二事謹具奏聞伏候

敕旨

一凡軍容厚集其陣以養威重今出京軍爲戍卒可也邉軍足爲鬬士矣至於奪心之將尚須召募死士若謂賊有潛奸摻入皆上將也發之大早則絶其歸路發之少緩則墮其計中羈縻散處以計戮之亦足翦其羽翼就中審是脅從微有叛意誘以厚利則兵法所謂因間之術可行也其爯以死士應募者激以忠義約以爵賞令其三五爲侶或作商賈而被虜或號竊盗而合從僅得百人入黨則向導從諜皆吾人也伐謀伐交知彼知巳保無虞也若同其間隙嘗酬

欽肆淫之際。而殲彼渠魁。脅從當爲解體。若欲交鋒

臣謂此輩皆爲立赤幟者矣。

一凡賊之强盛。皆資糧於我。不勞賫送。坐享肥甘。今野無黍稻失馬之資。若傳軍令。凡賊鋒可及附郭市鎮。去處俱不得積頓糧草等物。或運或藏。聽其所便。

臣知奪彼所資而老困之餘。或可以成擒也。

一兵詭道也正勝之戰。不聞久矣。如今賊攻滄州等處。城守不下。積以數日。彼此坐困。上流如德州下流如天津。相機策應。分道竊發。而夾攻之。又發一枝水

遁艤舟以要其遁或遺一矢城中開門以擊其衝彼之腹背受敵我之犄角以成臣以爲制勝一策也

一戰陣之法識時爲上賊之所恃者弓馬之力值茲秋爽誠彼之利必乘雨而攻之如雪夜取元濟可也況賊屢勝而驕肆志寵樂又不必鴈雜更聲而後卽遁然機括欲密莫知其來莫知其去如狄青於崑崙關既勝而不知乃妙算也臣思天下不患有此賊患無此將畧而已

一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賊處其逸我當其勞非可

以速勝之勢也。必求城郭完固之處以安營寨。平定練習。將知卒。卒知將。關隘可以察形。威聲可以震敵。數挑而不戰。屢約而不合。先守後攻。縱不勝。臣保其必不敗也。

一軍士所領器械。多係積朽。鋒刃者或鈷鈍而緩急不利於用。筋漆者或敗液而强弱不稱其人。神鎗銃石伏弩。宜於隘口。而非平曠所施。臣聞先年海寇施天泰作耗。從事軍門者。新製火藥。有名噴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數節。間圍以鐵。以火藥與鐵子沙石

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動可持久。彼當其敝。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劊見亦難於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燬艦成功。況茲陸野攻取。皆爲有用之具也

吏倚利于水戰使敵船兩分之人不得出立

一凡軍法主客不可相應。彼左而右。彼右而左。彼騎而步。彼疾而遲。皆在隨機以應變也。如今北賊所恃馬陣也。我未成列。突焉而馳。京軍怯懦。收繮促鐙。恐墮不暇。若列步卒比刃而迎之。猶足當鋒。遏軍遊騎分道而馳之。乃爲有濟。臣觀之傳。狄人用車戰。而荀

吳毀車爲行伍乘爲參伍是以取太原之勝也

一凡京操軍士綿軟偷惰盔甲着身若不能任轉項運臂已有難色其能據鞍上馬者鮮矣尚能挽兕石弓執數尋戟以從事乎況馬雖强壯其所載器械兩具已如二人乘者奔馳百里水草不時損亦良多若素疲瘠又將何如大抵馬上從軍非邉徼素習適爲敗奔所恃賊因得之壯爲騎而瘠爲糧也況經行調

今人未有敢為此言者

度一馬之費可備三卒臣意自邉軍外其餘調用軍士不必給與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

死之心古者濟河焚舟與持糧三日之意正謂是也

一凡各處行軍俱以重臣總制是故慎重之意然蕞爾小寇迺爾鄭重譬之奕者此爲盡着也況爵位已滿於素望精力不逮於初年鞍馬之勞似非所便嘗觀古之立功名者俱以志氣尚銳血氣方剛乃能有濟而先聲後實亦在威望素爲懾服者耳若曰德望鎮重古人有曰貪可使也詐可使也陳平吳起何如人哉

一軍威以殺爲主故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全勝之

功。古今幾見。賊之令嚴而多殺故進則生而退則必死我屢敗而未戮一將與卒故進則死而退則可生勝敗之異。職此之由。伏望 陛下申令主帥。使副屬而下。俱得按法行誅。如戮非罪爲狗。人雖至愚。敢不用命勝敵爲幸生之計哉

一天下運道。爲賊阻截良多。休息無期。刼奪有素。萬一賊遁南奔適爲彼之具餉臣意天下倉塲。皆 朝廷外府。若使督運官軍。隨船所在。官司倉塲。如法收貯。仍令各衛所官督集運兵。何啻數萬。或攻或援。調

遣隨時必待功成賊定方許通關繳報緩急當有得力者矣

一凡天下被賊地方巡守等官俱被叅提警集人心然祖宗設官所謂衛者護衛城池之意也所謂守禦所者備禦盜賊之意也巡守有司專以治民而已若有警急其餉乃其職也今以軍職習於宴安故不得已而以文官從事戎伍有一差失便見叅劾

凡失邑而並令以死罪者自武宗始也

揆之情法實有不堪況失事之中亦有等第其玩寇養亂而失者固宜也其銜突戰陣救援不及是亦不幸焉耳

況軍主於威臣子假　朝廷威者冠帶之榮而已今一切革去是人而冒虎之皮者并其皮而亡之爪牙之利更何所施伏望　陛下俯察此情寬假此輩當有黽勉從事以圖死報者矣　聖旨該衙門知道

論逆賊入江湖狀　論逆賊入江湖

近者以守帥奏報云逆賊劉六等自搏風取道挐舟入江湖矣議者或謂智力窮矣失長技矣日就擒矣天下可無事矣良勝曰未也窮則計生技有所待匪人成擒而天下之事可懼也何者自昔英雄豪傑之

志。皆欲跨有荆益，扼脰之　已無全蜀，順流以下。何所底定。今北方荼毒，經二年餘，公私朘削，疲瘠坐困，不能資戎馬。儲蓄充牣，足以備武，惟湖湘以南，其棄北而趨。是已有脫死就生之望矣，未可謂其智力盡窮也。江湖之中。素稱無賴。各樹黨與。挈劫艤奪。輕舟便楫。風帆鳥舉。逆賊名字。口耳俱熟。恐召號一至。而降心焉。是同舟遇風。胡越相應。如左右手。長技固在彼矣。南人氣餒力綿。又懲於北勁而不敵。坐死以戰。守。決非望也。惟欲是供則有矣。是登岸則所取若囊

中之物駕舟則可安無意外之虞逸待勞靜制動未知孰爲失孰爲得也且水勢有上下風力有順逆雖老于制勝恃于天者什九人者什一也如此而望賊之就擒者天也非人也若楊么小醜非失謀入港汊

然賊終敗于水賊之死于颶風者亦天也非人也

以武穆忠勇非乘風夜渡得天之靈亦未必成敗何如也今天之厭虐亦久矣欲得夜渡江之將如武穆者絶何人哉況荊襄中據則河南之盜自光羅山抵麻城而可合也巴蜀之盜由漢中下江陵而可合也江西之盜負匡廬泛湖口泝九江而可合也腹心肘

腹根據蔓延勢會而威自張日久而謀益便金陵人心將有震搖之際京口瓜步采石牛渚素號武地萬一所見偶合前人則東南之商賦不通西北之供億多損矣今邊將各有制馭收拾殘敗未能根株痛斷故未可棄北而南縱南矣而水陣未習雖假以東風之便亦未敢以周郎赤壁之捷自許也雖然此賊一日未殄則邊軍一日未就壘也資費之辦必江南是責責之急急則有激而變者未可知也蘇松有海盜兩浙有礦盜兩淮有鹽盜即是而生心未可知也若

玆幺麽蹇劣、固知無大器畧、然河決魚爛、脫有奸雄睥睨、覬覦而動、徐收而包舉之。又大可懼也。嗚呼端本澄源、益于內者、未已也、慮外事內、盜于邊者、未卜也、此又豈臣子所忍言哉、食人之食者、則思憂其事、憂之切慮斯過矣、何知廟堂之慮過是久矣、延訪至計、當有畫一、而克國全勝之謀、自魏相中主而決之耳、晚進無狀、何足以知、然以朴忠所積、發而狀其可懼如此、亦不自知其過也、謹狀、

代論累功封伯奏草　累功封伯

臣等深惟爵賞者、人君與天下共之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天命有所未允、則人心有所未安矣、切照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猾盜剗平之餘、節該兵部會擬分別將佐等第、功過上請、內總督大監谷大用、監督太監陸誾、各蒙歲加祿米四十八石、廕弟姪各一人做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比時二臣具疏懇辭、中外咸謂其崇謙守讓、猶得履滿知足之意、及其先後具奏欲將弟姪谷大亮陸永累功陞受、猶意其勉承恩命故不欲以一人之功、延二官之祿也、且兵部查無累

功陞受事例，及非一人勦滅一夥，與寧夏功次不同，欲遵照前　旨，將原無官職及官小弟姪各一人承襲，其谷大亮陸永照舊供職，奏奉　明旨，又集臣等與英國公臣張懋等，并各府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會議得兵部入司政本，大盗與戎，百責攸萃，其議功行賞，疑猶從重，必能祗承德意，以激勵人心，其於谷大亮陸永恩陞事理，查處極為周悉，更無別議，會題至再，未獲俞允，臣等寢食弗遑，竟不能測　聖意所居，近奉　綸音，進封伯爵，朝臣駭愕，不知所謂，雖

皇上軫念二臣奔勞累勤不惜上賞然於二臣辭免初心恐不相似且祖宗之制軍職階資自鎮撫以至都督可以累功陞受其於公侯伯爵必開疆拓土削平僭亂有大功於宗社迺得特拜今以赤子弄兵之變收拾瘡痍之餘適假 天靈未諳人論遽以伯爵延及家人非惟將士之心不平亦於祖宗之制有戾況兵部先會題准有能勦滅一夥盡絶者照依寧夏事例封拜爵職又 皇上之令也如使谷大亮陞永果係躬親戰陣勦除一夥盡絶人員即此大拜臣等

事須平心而論

亦何可議今以二臣督率之故推及廕叙於　皇上
初旨亦難强而附之臣等聞命以來憂疑未已仰思
皇上之心必法祖宗　皇上之令已布天下今一舉
封爵而兩有背馳恐　聖慮有未及也又況古者爵
人於朝故一命之士必諸大夫國人皆曰可也方其
集議之時世臣如張懋等同　皇上休戚者也卿佐
如臣等備股肱者也科道諸臣又司耳目者也開陳
論議無一可者是人心有未安也然皆爲　皇上守
祖宗之法而欲天下信　皇上之令也夫二臣者獨

非是心哉有是心必且自以爲不可矣豈能獨違人心天命安而受之哉臣等昔陪衆議已徹宸聰用敢掇拾輿論披瀝再請如蒙皇上仰式成憲俯恤人言收回封拜之命仍從兵部議處則法立而守賞行而勸足以息衆論之紛紜足以成二臣之休績臣等庶得逭依阿變法之罪以自解于天下後世矣

議覆遠方選法狀草　遠方選法

題爲陳時政以資治理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吏部文選淸吏司郎中歐陽請奏

云云等因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查得南京吏部文選郎中歐陽詰條陳一十二事除拓武舉以嚴軍政七事係該別部掌行合行移咨選自查覆其廣推舉以勵賢能等四事俱本部見行事理立案備照外內一件通選法以勸庶官臣惟官有崇卑地有遠近秩崇則祿厚雖遠不勞位卑則祿薄雖近有艱臣嘗親見小官有數喪並舉無計還鄉者有一家對泣恐飢異境者臣竊悲之夫小官止有月俸既無柴薪養廉又有遠途重費實難處夫養廉必

貧民財困難輕議但地方遠近似可通融所謂惠而不費也如四川廣東雲南貴州本境內相距已有三四千里及至別境遠益甚矣如蒙乞

敕吏部議處

比照廣西事例除親民官員外其餘卑官責任頗輕乞容量選本境至于別省濶遠有類此者通乞議處其餘該選別省者亦乞止選鄰省無致越過一省然泛論似涉容易當局實有矛盾此又在司選者所當通融裁度也如是則小官得以免其繫累而修其職業等因係干本部選法擬合斟酌議處查得成化二

等年本部欽奉　詔書內事例將廣西廣東聽選人員銓選本省鄰近府佐州縣正等官其後地方賊情稍寧仍照舊例銓選又查得正德七年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奏稱廣西地方病故官員多因水土不服瘴癘易侵見任官員氣息奄奄朝不及夕乞要申明前例選除等因該本部查議今後選授廣西官員除方面知府外其餘大小職事將本省府州縣聽選人員與廣東一省及江西湖廣貴州鄰近府分人員相兼選用等因題奉　欽依節經欽遵通行訖今

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吏部文選郎中歐陽諧奏要將四川廣東雲南貴州比照廣西事例量選本省一節切照臣等仰承國家張官置吏自有成規而因時制宜難拘典要其間審度才力酌量地方未嘗不欲人人得所但風俗美惡道里險易自非親歷亦難周知今本官論奏云云但法制未可一徇人情而易於紛更風土未可一省兼舉而槩爲陋惡如四川分據全蜀古稱大藩廣東偏安海島今多樂土雲貴雖稱山林翳密夷獠雜居間有瘴癘亦或不如

廣西之甚。合無今後本部選除四川合省。并廣東廣州韶州南雄惠州肇慶等府官員。仍照舊例。別無議擬。外其廣東雷州廉州高州瓊州等府。及雲南貴州二省官員。仍除有司親民官外。其教職倉場驛遞雜職。及各土官衙門千戶所首領等官。量照廣西事例。將本省與各省鄰近聽選人員。相兼選用。庶得人情事體之宜。亦有救偏補敝之意。而選法誠為有益矣

議

議儲蓄

儲蓄

天下大命在畜積可不重與歷考祖宗成法最爲詳密自江迤北若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倉收積餘米皆古轉運之法其漕運雖當各處非常之災沿途不虞之變率于各倉湊補四百萬石之數內除三十萬於天津及遼洋薊州收支外其三百七十萬以六分入京倉四分通州倉歲爲常額先朝節省冗食人員時復裁損每歲通計所出恒餘所入三分之一疊積因陳故議者有欲將四百萬數內裁損折價時戶部尚書楊公鼎以翰林出掌邦計考古郤慮執奏不可

雖經劾論、待之不變、但曰其只能守成法、它日或有知者、後土木之變、少保于公謙、聽民取通倉、道途米厚數寸、京師隱然有所恃、議者果伏楊公深識非所及也、孝廟時、有申前議、尚書周公經、舉楊公議力罷之、逆瑾紛更、尚書劉公璣不容抗議、而折價之條著以為令。冗食之員。日有所增。每歲所入、將不能供所出矣、側聞大倉之數。已經正德九年。而正德十二年。趲運未足。通計京通二倉。僅二年之積、而 天子軫念近畿荒歉、減價出糶四十萬石。其前項存積折銀

所存無幾。古謂國有九年之積者通民而計也。畿內之人食于官者十之一、凡民無他作業。惟仰給大官、通計官民才數月儲耳。江南水潦。懷襄昏墊。而水次倉備浥爛空虛。來歲之運又不知何以爲計。有識之士。獨寒心而已哉。司大計者。懇祈聖明節冗費裁冗食。上策也、罷折價其次也。該支人員。俱赴通州臨倉水次新舊支兌。亦有舊例可行。雖遠倉不若近倉之便。勞費無多。使一歲如獲二歲之供。畜積有漸。又其次也。今歲近畿頗稱有收。若將近貴米銀。及先年

積餘召商平糶。又其次也。然移文奏牘。須以近時平糴濟荒買補額數爲說。若堂堂天朝。而示四方以索。亦非所以迂邪心而威遠畧也。

議鹽法　鹽法

権貨之敝。於今爲甚。其初以蕩地不清。灶戶多失業而逋亡。食米不給。鹽徒得專利而滯法。狡商附勢。而中納存飛輓之空名。贓吏弄權。而條格無經常之典守。先朝戚畹。欲奏買空引。以足額課。動數百萬。近者又將截角餘鹽。一槩中納。公利日耗。私意橫行。今欲

蚤料理鹽法。須先停格中納餘鹽之例。蓋奸猾不終歲而獲數倍之利。朝廷失厚貲而廢百世之規。其商賈中納。止令在部收價。如每鹽一引。該草若干束。豆若干斗。值價若干。原派邊方遠近。並收腳價若干。每歲選差的當官員。依派收買積貯。以待支用。芻粟庶有勾稽。而勢要無所容僞。況開先時中納。苟具文書。非目他所裝運聯絡爭輸。皆因本鎮官軍。尅減塡數。法既通行。弊應漸革。蕩地須履畝丈量。分派就業。其灶戶空籍。仍因各處附近鹽場衙門。凡問該徒罪

無力。照在京衙門問發。遵化鐵冶炒鐵事體照年例役。原額食米。及時支給。則逃丁負課。日漸填補。販買私鹽。及空引足課之弊。自可省矣。

淮南議　淮南

凡經理天下曰賦與兵。議者必倚江淮爲重而淮又江之蔽也自少室宗望至桐栢蜿蜒歷巢湖接射陽老觀京口彭城。互有腹背。廣陵瓜步淝水潁泗與河會流經其壖而爲之表也。壯哉英雄用武之地。南北之限。輕重係之矣。古初帝王代興西北。淮漢以南。若

羈縻外服。舜肇十二州。淮北居九。周公九州居七。漢十三部如舜時。晉武平吳。籍戶才五十萬。隋文平陳如晉時。李唐一家。淮南漸盛。宋置十三路。而淮南遂當其八。天下戶止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南千有百餘萬。勝國起沙漠。中國之地如宋時。然漢以前兵爭止於隣壤。淮無恙也。貢道則自禹始。入渭亂河輸幣九貢趨于冀。粟止四百里。米五百里。總百里。銍秸服二三百里。周畿千里。故無遠賦。漢運巴蜀。取足敖倉時。漕山東數十萬。鄭莊始議漕渠。尚未及淮。而武帝

徙灌夫淮陽則曰天下勁兵處也後用兵者迺以淮爲意魏與吳晉與苻堅宋齊梁與拓拔戰爭尺寸謝安祖逖荀羨亦每每恃爲要害淮是以兵爲虛莫之賊也唐鎮不預度支而漕賦始辦於江淮劉晏輩轉運自江入淮自淮入汴入河入渭各以便習成國計而憲宗中興惟裴度淮蔡之績可紀宋漕四路自三門白波自惠民河自廣濟河而大農仰給惟江淮六百萬石末造棄淮北世忠死戰卒不能遏胡馬以重江之險我祖宗開基淮甸以一區宇北都既奠民賦

給中都官。而漕粟之重於江淮。如唐宋時。江以南運于淮。淮以南于徐于淸河。以北于平原于濟。以達都會。漕卒更番支兌。計道里式師禹意。特不以五百里爲限耳。制因時利。與晏相出入而文武重臣總其成戶曹郎以董正。刑曹郎以治獄工曹郎以視河渠以疏泉以職提舉事漕渠著令未止。如鄭莊時。而弛張法吏獨詳于淮則以淮南之盛視古數倍而成賦之會不特爲勁兵處也日者大農歲計京師無察積。而漕粟至者。恒不及初。南北兵荒之故亦多矣。負經世

○守○江○者○必○守○淮○未○有○不○能○守○淮○而○畫○江○以○爲○險○者○

之志者重有責也而况當其事者乎又况居其地而悼三國六朝且以吊望祖謝裴韓之靈而增感慨者乎嗚呼淮重鎮也有事則倚以重兵無事則倚以重賦信也

書

答王時芳給舍論治盜書 治盜

盜源之窒僕亦嘗若思一二未敢以聞於人以吾兄當事而不以聞則亦胡爾思也今人心之思盜者十之二三而免罪免稅之令猶下人孰不曰吾不盜也

誠爲之盜不吾仇也急則來歸焉可必生矣彼吾三年官府居隣不得擾吾以安枕也資益頹旨非有恒心者未信其不樂於盜也但令二三已乎賞格之行在邊徼三顆一級其恒也叢之者謂甲折之而乙功之則有也其夷虜形狀自是可驗保無他矣行于治盜盜亦民也叢之愈援飾之愈巧敵人多殺夫民者或坐是也況古者命將不從中復而賞罰上下皆專制之是足以驅人也彼偏裨將卒肖而忍者伺其便而殘取吾民焉積盈其數吾可以藉于上而賞之固

有也。初若非將爲之也。故曰重賞之下有勇夫。是固將之賞也。今若是欲將令之行也難矣。夫驅民於盜者若此。誘人以殘民者若此。而制將之不足以有爲又若此。盜之平未有日也。又況功成而後議賞。皆制馭之微權也。如開國成家。小人勿用。雖欲不用小人得乎。曹彬不拜使相。雖欲不拜得乎。王言敷布。一有不孚。非所以示信于將來。若必不信。按籍累官。不知何所紀極。祿食之濫。又足以貧吾國。國之貧。民有祿者乎。是又一大盜源也。轉移之機。有可致力者否。深

惟吾兄平生舉動在此一着。微所見則已。如有之則當自放。不敢諉于愛莫助也。幸鑑幸鑑。

記

新築劒江堤記　劒江築堤

豐城治濵于江。以雷煥得劒。故江以劒名。章貢袁吉臨瑞之水。必經其壖而後入豫章。以潴彭蠡。是江爲滙。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衆流淙潨。擊刺着岸。迺善崩。崩則齦齶之跡。削崖剖壟。剷壓廬而入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劒雖去而遺光上燭夜于星斗。蛟螭潛窟。

時起而奪其精曜亦能作怪颶妖濤益江之害也今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甚則曰費甚不曰于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弗舉某年某來令漸漸有見迺曰前吾令弗爲也後吾令又弗爲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召匠石而討所以爲堤者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于山斵材于林畚土于隆岡隱阜無公私之域餱糧財用既具基址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曰趨者孔棘間投沉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輳以盡石者壁以立畚者實之登登許許達旦暮

弗有咨者。越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術堤而底定民以殿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龔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堤之費有浮于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懼泯令也請益篤予曰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韋公堤築捍江功尤博也廼以笞卒之誣弗及葬而卒以

韓公之銘白于後。後之思公者曰。非公。吾屍入海矣。故廟祀巽如也豈城洪州部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思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令也故不可無記也

文亦有体要